

運河的槳聲

劉紹棠著





劉紹棠

運河的槳聲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5 •

內 容 提 要

運河灘上山楂村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不久，個別中農不完全了解合作社的優越性，徘徊觀望，反動富農乘機造謠破壞，使個別中農更加動搖不定。反動富農的破壞活動是多方面而惡毒的，除造謠、挖堤、放火等等之外，還利用個別政治上蛻化了的共產黨員來妨礙和破壞合作化運動。

當地黨支部依靠羣衆積極分子，對反動富農展開了曲折複雜的鬥爭，取得了勝利。這個中篇在一定程度上生動地反映了這個鬥爭過程，並表現了年青一代在政治上和生產技術上的逐漸成熟和提高。

運 河 的 槳 聲

劉 紹 棠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861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5 1/2 字數 101,000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100 定價 0.50 元

中秋節夜，月亮從東南天角不聲不響地爬上來，一下子把運河灘全照白了。

銀杏從屋裏一跳，跳出門檻，朝北屋喊道：『娘！我到外邊玩去了，您給等門哪！』

北屋，富貴奶奶跟老伴兒正嘰嘰喳喳地說話，銀杏這一叫，她突然一驚，定了定神，忙應道：『別回來太晚了！』

銀杏早已經跑出院外，在月光下，她端詳了一下自己身上綠底兒小白點的新褂子，按了按辮子上的桂花，害羞地笑了。

富貴奶奶臉貼着玻璃往外看了看，院裏滿地是月光，沒有了女兒的影子。她吁了一口氣，說：『這丫頭片子子好容易走了，要讓她知道，又是一頓吵。』

『我得走了！』富貴老頭從炕沿上坐起來。

『一定要埋得深深的！』富貴奶奶神情緊張地囑咐，『不然秋後拖拉機一犁地，就給翻出來了。』

富貴老頭沒言語，把屋角落那刻着字的石椅子，裝進口袋裏，揣起就走。

『你站住！』富貴奶奶出溜下炕，追出來，又一再叮嚀，『打村後背靜小道兒走，別咳嗽，脚步放輕，處處是眼。』

富貴老頭也不答話，悶着頭出去了。

銀杏到了河灘，在一塊漫長的柳叢地旁坐下，這是農業社的防風林，背後，運河的波濤響着勻適聲調，銀杏沉在說不出的興奮裏了。

她們家入社了，是昨天夜裏批准的。今天清晨她去飲牲口，春寶告訴了她，她紅着臉，長長地吐了口氣，就急忙牽着牲口回家去了。

可是她爹的臉色却很陰沉，她想她爹一定是後悔了，這使她非常生氣。爲甚麼這麼三心兩意呢！

她想起寫申請書的那晚上，全家都坐在院裏，只有小姪兒在嫂子的懷裏睡着了。她伏在小桌上，桌上放個小黑油燈，全家推她當記錄，爹擺弄着老綠玉石嘴煙袋，聲音低啞地，說一句停一停，等大家默地點點頭，然後才允許她寫在紙上，最後，全家還都按了指印。

一整天，銀杏都噤着嘴，想找碴兒頂她爹幾句，可是她爹一言不發，鑽進那佈滿蜘蛛網的土棚子裏，收拾那該送進社裏的傢具，整晌都沒出來。

等到她爹把那匹灰兔兒馬也牽到社裏，她才一塊石頭落了地，心裏涼爽起來，於是她想起晚上到河灘去等春寶，胸膛裏就像流着一股清涼清涼的泉水，坐不安立不安。

一隻孤獨的夜鳥，在運河上寒慄地叫了兩聲，把銀杏驚醒了，月亮躲進薄雲裏，河灘上很暗，沒一點響動。

她想自己一定是等得很久了，春寶爲甚麼還不來呢？她很急躁，想走，又不敢走，不走，一個人孤孤單單。又等了一會兒，春寶仍然沒來，她想，春寶也許開甚麼會去了，於是她站起身，到渡口告訴管船老張，要是春寶來了，就說銀杏等了半天不見人來，走了。

從管船老張那小棚裏出來，她急急地往回走，突然，她看見在不遠的地方，有一個像野鳥一樣輕巧的人，彎着腰，在月色下行走。

她看出是春寶。

『喂！』她低聲叫。

那人直起腰，凝了凝神，走過來。

銀杏嚴厲地質問道：『你爲甚麼這麼晚才來？』

春寶擺擺手，壓低聲說：『別出聲，看長壽老頭。』

『我不看！』銀杏生氣了。

『看吧，好看著哩！』春寶拉着她，躲進柳叢裏。

不遠處，長壽老頭掄着大鎬，咳嗽咳嗽地刨着地，一挺身，把上身的袂襖脫了下來，扔在地上，照手心啐了口唾沫，又換了鐵鍬，吭吃吭吃地掘起來。

銀杏看得眼都定住了，害怕地問春寶：『他幹甚麼呢？』

春寶輕輕地笑了出來，說：『春天他入社的時候，偷偷埋了個石頭界碑，眼下要扒出來，明白不明白？』

銀杏再看去，長壽老頭從地裏拔出個白東西，吃力地放在地面上，就坐在一旁吸起煙，火亮一躡一跳的，却看不見長壽老頭的臉。

正在這時，大道上一個蹣跚的影子走來了，銀杏眼尖，她拉了一下春寶，低聲說：『我爹！』

富貴老頭在路旁坐下，用襖袖擦着臉，呼呼地喘氣。

『誰？』長壽老頭熄滅了煙，驚吓得從地上跳起來。

『你是誰？』富貴老頭反問道，那低悶的聲音裏也帶着意想不到的吃驚。

『我是長壽。』

長壽老頭走上前來，小心地問道：『你幹甚麼來了？』

富貴老頭翻着眼皮，也問道：『你幹甚麼來了？』

長壽老頭眨巴眨巴眼，看清富貴老頭身後的口袋，他笑着說：『給管船老張送西瓜去？來，我聽聽熟不熟。』

富貴老頭沒了法了，也不攔他，也不看他，長壽老頭伸手一摸，硬梆梆，冰涼涼的，是塊長石頭。

『哈！』長壽老頭響亮地笑了，『你這是幹甚麼？是刨出的界石，還是去埋界碑啊？』銀杏一聽，斷定她爹是埋界石的，不由得氣得眼都瞪圓了，就要闖出去跟她爹吵。春寶一把拉住她，說：『再等等！不許跟你爹頂嘴。』銀杏被春寶強制住，胸脯一起一伏，嘴一張一合的。

長壽老頭燃起一袋煙，遞給富貴老頭，『抽袋煙，歇口氣，今晚天氣真涼爽啊！』

富貴老頭低着腦袋，不搭理。

『老傢伙！別怕見不得人，跟你說真的吧，』長壽老頭狡黠地眨着眼，『我今年春天也埋了，今天趁着夜深人靜又把它扒出來。』

富貴老頭突然抬起頭，盯住長壽老頭，問道：『你爲甚麼扒出來？』

長壽老頭爽快地說：『這是一塊心病啊！社裏人一說自私，你就臉紅，一說跟社裏兩股

心，你就心跳，真是受洋罪。再說咱們跟拖拉機站訂了合同，秋後拖拉機一犁地，真要給弄出來，這張老臉怎麼見人？」

『哪……』富貴老頭結結巴巴地，『啊……是呀！』

『別埋了，埋了過年還得刨出來。』長壽老頭流露出老資格的神氣，『我比你早走了一步，就先明白個道理，農業社是鐵桶江山！』

『說得對！長壽爺爺。』春寶從柳叢裏跳出來。

『誰？』長壽老頭一聲尖叫，吓得一身冷汗。

春寶頑皮地嘿嘿笑了。

『春寶，好小子。』長壽老頭仍然止不住心跳。

富貴老頭楞住了，趕忙悶悶地低下頭去。

銀杏三步兩步搶上來，指着她爹，『您怎麼不怕丟臉！』

長壽老頭不高興了，沉下臉，教訓銀杏：『別罵你爹吧！上年紀的人，就要比你們小孩子想得多。』

『自私，落後，哼……』銀杏氣得直哆嗦。

春寶笑着說：『銀杏，咱們給扛回去吧！』

銀杏不動，從眼眶裏冒出眼淚來。

春寶勸道：『給扛回去吧，反正是不埋了。』

銀杏不情願地走到她爹身旁，富貴老頭虎起臉，吼道：『不用你！』

長壽老頭也攔住春寶，『你倆玩去吧，我們怎麼扛來的，還讓我們怎麼扛回去。不過有一宗得囑咐你們倆，不許滿處亂說，這不是甚麼光彩事！』

春寶笑道：『您放心，我們一定保密。您刨了半天也够累的了，還是我們扛吧！』

長壽老頭一拍大腿，大笑道：『你也別搶了，我也懶得扛了，乾脆扔他娘的大河裏！』

說着，他彎腰扛起石界碑，大步流星地走向河邊。富貴老頭正拿不定主意，冷不防銀杏從後面一下子奪了過去，奔向河邊去了。

運河裏，響亮地撲通一聲。這界碑就隨着浪聲沉入河底去，銀杏高聲笑了。

二

黎明，在薄暗中紅英就掃完了院子。不一會兒，太陽昇起來，一縷縷早飯的炊煙，嫋嫋地伸向碧藍碧藍的天空。

今天，紅英要請她爹跟全家吃飯，她的心裏像初汛的春水，洋溢着幸福和驕傲。

婆婆點灶，她淘米做飯。

突然，她丈夫根旺怒氣冲冲地從外面回來了，劈頭對紅英喊道：『你看你爹做出的丟臉事！』

紅英吃驚地問道：『怎麼啦？』

『哼！真不怕丟人！』根旺臉發紫。

紅英氣惱了，也喊道：『你要說個明白啊！』

『你爹昨晚偷着去埋界碑，讓春寶跟長壽老頭撞見了，長壽老頭到處傳說，全村都鬧動了！我到街裏，張順跟虎興便笑我爲甚麼不幫助老丈人去扛界碑，反倒勞累人家春寶。讓我也跟着他丟臉！』說到最後，根旺氣得跳起腳。

紅英聲音發顫地說：『你到他姥家去過了嗎？』

『我還去？』根旺叫道，『乾脆別讓他們來了！』

『那不行！』紅英要哭出來。

根旺一摔帘子，進屋去了。

根旺娘白瞪着兒子，對紅英說：『你去請！居家過日子誰不留個後步，這有甚麼見不起

人的。』

紅英站起身，難過地到娘家去了。

街上，籬笆跟前蹲着不少人，紅英感到大家的眼睛都在看她，她渾身就像起了風疙瘩。她本是個快性人，平時總要親熱地一一招呼，現在只勉強淡淡一笑，就趕忙過去了。

到娘家，進了外院，裏院的門緊閉着，紅英聽見她娘在罵銀杏：『丫頭家，滿處嚼舌根，全不顧臉皮！』

銀杏受屈地喊：『您真會冤枉人，從清早起來我甚麼時候出去過？』

富貴奶奶氣糊塗了，說道：『你不是飲牲口去了！』

『牲口不是牽到社裏去了！』銀杏抓住了理。

富貴奶奶啞了口，沉默了一會兒，說：『那一定是春寶說的，反正跑不出你們倆。』

『娘！』銀杏的大哥福海攔道，『春寶是黨員，團支部書記，不會那樣，您不能亂說。』

紅英在外面說道：『怎麼大清早就拌嘴，快走吧！』

福海給開了門，紅英進來，他皺着眉頭說：『你說這件事爹做得多說不過去，連我也瞞着。』

紅英問道：『爹呢？』

『在屋裏。』

富貴奶奶拉住紅英，低聲說：『去勸勸你爹，他是個死心窟窿，別憋悶出災枝病葉來。』

紅英說：『你們快去吧！俺婆婆怕都等急了。』

一家走空了，紅英進了北屋，富貴老頭蜷曲着身子，抱着頭躺在炕角。

『爹！』

不言語。

『爹！』

富貴老頭蠕動了一下。

『爹，起來！吃飯去吧。』

富貴老頭閉着眼說：『你跟親家娘替我陪個禮，我不去了。』

紅英笑道：『請的是您嘛，您不去怎麼說得過去？』

富貴老頭睜開眼，『我不去嘛！』

紅英知道她爹犯牛脾氣了，便給他蓋上一條被子，回去了。到晌午，她提了個食盒來，富貴老頭還在昏沉沉地躺着，紅英也沒驚動他，就放在桌子上走了。

富貴老頭醒來，吃過飯，心裏仍然很鬱悶，他想去渡口找管船老張，管船老張是個會說寬

心話的人。

拐過幾道籬笆，穿過一片小棗林，已經出村了。

『富貴叔！』背後有人叫。

他沒聽見，繼續向前走。

『富貴叔，病了嗎？』

富貴老頭站住了腳，叫他的那個人是麻寶山，一個富裕中農，出名的看風使舵的人。

麻寶山走上前來，惋惜地說：『您昨晚爲甚麼不在後半夜去埋呢？這讓人一知道，怕再也埋不成了。』

富貴老頭擰起眉頭，不高興聽下去。

『來！告訴您個消息，』麻寶山拉着富貴老頭坐在一個籬笆根下，機密地說，『您知道不知道？不老松村的農業社，土地一點不分紅了，叫做完全社會主義化，跟蘇聯的集體農莊一樣了。』

富貴老頭打了個冷戰，問道：『當真？』

『千真萬確！』麻寶山急色白臉地說，『這是我小舅子前晌來告訴我的，今天不老松開了大會，縣委跟區委書記都講了話呢！』

『啊！』富貴老頭慌了神，『那咱村是不是也快了昵？』

『我看，出不了一兩天，』麻寶山說，『您想，山楂村跟不老松兩個農業社，是全縣兩桿大旗呀！』

『也許不會這麼快吧？』富貴老頭脊骨冒着涼氣，自言自語地說。『今年有十五六戶中農入社，劉景桂跟春枝也許不會這麼莽撞。』

麻寶山嘆口氣，搖搖頭，說：『誰知道會有甚麼變化呢？大家看不老松跑在前頭了，一不服氣，也許會轟地一下子幹起來！』

富貴老頭的身體像抽了筋似的軟弱無力，腦袋混沌沌的，他咬着失去血色的嘴唇，哆哆嗦嗦地說：『他們要是真的這樣做，我就退社！我就退社！』

他不理麻寶山，獨自搖搖晃晃地，到河灘他那塊心頭肉的地裏去了。

他一屁股坐在那還沒被砍去的地界——一簇柳叢下，雙手緊緊攥着土疙瘩，攥得粉碎，他的心，撕裂了似的疼痛，鼻竅緊擱着，他幾乎要嚎出來。

土地，他的命啊！

黃昏，太陽慢沉沉落下去了。遠處，傳來青銅脖鈴叮叮嚕嚕的聲音，放羊孩子清亮的呼喚，河灘上，雪白肥大的綿羊出現了，追逐着，咩咩地叫，農業社的羊羣回村了。

天涼了，富貴老頭站起身，往渡口去，大路上揚起風沙。

三

夜，漸漸伸展開來了，像一張黑色寬大的布幕，嚴嚴實實地蓋住了運河灘。

區委書記俞山松，黃昏才從不老松村趕來，看不清路，只得推着自行車走。山楂村在黑夜中不見了，只有渡口小棚裏晃動着的那孤寂昏黃的燈光，招引着行人。不！河邊一溜漁船上，還燃着幾堆煙火。

『喂！請把船擺過來——』

『喂！請把船擺過來——』

在寂靜的夜裏，俞山松的聲音在遠處得到了回聲，就像曠野上有一個人在呼喊，漸漸的微弱和遙遠了。

但是，渡口小棚沒響動。

俞山松心想管船的一定睡着了，於是又喊：『喂！請把船擺過來！』

『喂！請把船擺過來——』遙遠的回聲又消失了。

小棚仍然不理，燈光挑逗似地晃動着，秋夜很冷，俞山松還沒吃飯，肚裏直叫，他真是惱火了。

這時，漁船上跳下個黑影，跑到渡口小棚，跳上渡船，划過來了。

俞山松聞到他身上一股淡淡的腥氣，便問道：『你是哪村打漁的？』那黑影回答道：『山植村農業社漁業組的。』俞山松笑了，說：『劉景桂真是個找財的人。』那黑影驚問道：『同志，您是縣裏還是區裏來的？』

俞山松巧妙地回答道：『我是過路人，你們社的名聲可不小呢！』

那黑影搖搖頭，『我們落後了，人家不老松農業社聽說土地已經不分紅，我們社反倒要提高分紅比例呢！』

『你們跟不老松的情況不太一樣。怎麼，你們要提高土地分紅比例？』

『嗯哪！可是我不同意。』

『你們社的領導思想有毛病嗎？』

那黑影警戒地看了他一眼，拋了錨，迴避道：『同志，下船吧！』

俞山松跳上岸，小棚的亮光突然亮了一下子，他想一定有人，於是便走了進去，小棚的炕上，靠牆坐着個老頭，正對着燈火點煙。